



老照片里的故事

总理教诲记在心

1958年夏秋之际,著名谈评表演艺术家侯莉君,正值风华正茂,她代表苏州地区评弹团到首都北京参加全国曲艺汇演。一天,侯莉君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后,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。周总理勉励她在艺术上进一步精益求精,更好地为工农兵群众服务;多带学生,努力使侯调艺术发扬光大,传承下去。周总理还当场为侯老师题辞,摄影师的镜头拍下了这幸福的瞬间。这张珍贵的照片,逃过了“文革”的劫难,一直为她及家人珍藏至今。

侯莉君父亲早年病故,为了谋生,她12岁就拜师学艺,饱受旧社会对艺人的凌辱和欺压。新中国诞生后,她毅然走出家庭,1953年参加工作,先后在上海、常熟、苏州和南京等地的评弹团任主要演员。她演过祝英台,唱过赵五娘,饰过秦香莲,扮过孟姜女。为了抒发对这些被压迫女性的同情与爱怜之情,她在传统的评弹曲调(俞调、蒋调)基础上,逐步形成具有独特风格、委婉动听的“侯调”流派唱腔,深受广大听众的赞誉和欢迎。

总理的谆谆教诲,让侯莉君深受鼓舞,先后培养出高莉君、潘莉韵、侯小莉、唐文莉等十几位青年演员,使侯调艺术后继有人,依然盛开在评弹的百花园中。

侯莉君平易近人,从不摆名家架子,她在上海的寓所,地处闸北区,4年前,因市政建设的需要,她家所在地区的居民都将动迁。她本可以搬到静安寺附近的小高层住房内,但她更愿意与老邻居们一起动迁至真新村街道,在嘉定坊安了家。进入新居后,她一家仍生活在新老邻居无微不至的关爱中,感受到了浓浓的邻里之情。2004年2月9日,侯莉君突发心肌梗塞,不幸去世。 邓宾善



走进家庭

第49期 总理教诲记在心 ■ 晓真/摄

看老照片,尤其是那种有些模糊了的、如今存于家中镜框、相册中的黑白照,是一件有趣的事。与伟人合影时的精彩一瞬,面对镜头的拘谨严肃,或是照相馆式的设计摆拍,还有那些或土或洋的服饰装扮,都打上了某个时代真实生活的烙印,让人既感陌生又倍觉亲切。

这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主人对往事的怀想,对伟人的思念,同时也记录着历史轨迹,映射出小家、大家的变迁。我们从中可以学习伟人精神,激励自己不断奋进,加倍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



人生“第一犁”

这张照片拍摄于1969年4月16日,是我在北大荒迎来的第一个春天。

1968年的秋天,我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场,在老连队集训了几个月后,于当年冬天,与其他12名男知青被派遣到“新建二点”开荒。这里是一片望不到头的荒野,渺无人烟,只有我们撑起的一顶帐篷,像一叶孤舟显得格外冷寂苍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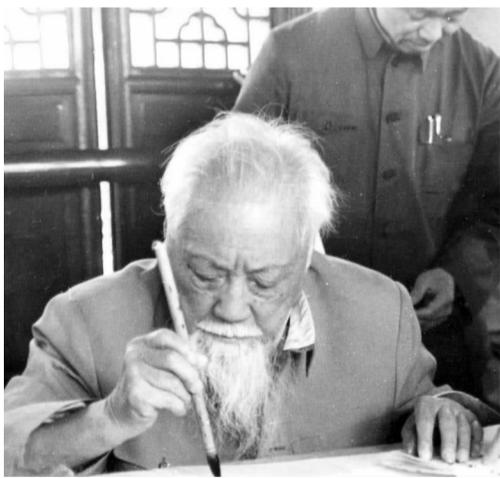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是第一批踏上这片处女地的拓荒者,任务是把荒野上星罗棋布的树疙瘩全部刨掉,为来年拖拉机开荒翻地清除障碍。每天,我们冒着凛冽的寒风,踩着格格作响的冰雪,扛着镐拿着锹,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“战天斗地”。树疙瘩是残留在冻土层里的老树根,根深蒂固,坚硬如骨,一镐刨下去只是一个白印点,纹丝不动,倒是我们的掌心被磨出了一个个水泡,虎口处被震开了一道道裂口。然而我们也不敢停下手中的钢铁铁锹,拼命地挥动着,若大家轮流喘息片刻,或急忙揉搓着被寒风咬得生疼的面颊,或使劲跺着快要冻僵的双脚,或在雪地里乱跑一气保持体温。因为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中,人干站着冷不防就会冻成一尊冰雕。

漫长的冬季过去了,我们刨树疙瘩的任务也完成得差不多了。开春四月,北大荒的黑雪刚刚融化,冰冻三尺的积土还没有完全“苏醒”,翻地的拖拉机静静地等待着,等待着充满希望的第一犁,如同我的期盼。

事隔37年,这种期盼始终伴随着我,走过了人生道路上一茬又一茬的开花花落。人生何尝不是一次“开荒”?风雪中的我们没有因历史的玩笑而消沉,也没有因命运的捉弄而一蹶不振。在荒芜的土地上播种人间真情,在贫脊的土坳里开采人生真谛,在茫茫的沼泽中寻找人性的回归……

在我拍了这张照片后的一个多月,第二批上海知青也来到了连队,其中有一个女知青在我的心中“留影”,她后来便成了我的妻子。记得,我第一次与她约会的时候,送给她的就是这张照片。30多年后,当我们俩再翻看旧照片时,往事如昨,情同当年。当我向女儿讲述这张照片的故事,她又把它概括成我收获爱情的“第一犁”,说这话时,她的眼中充满了向往与羡慕之情。 朱明元

嘉定别墅题字记



这一张珍贵的照片,“年龄”不算很老,摄于1984年5月7日,至今已有22年。画面上,一位胡子长长的老者正在运笔写字,这位长者便是当时已70多岁高龄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,他当时题写的是“嘉定别墅”4个字。至今,这幅珍贵的墨宝仍挂在嘉定别墅的大门口。在照片一位默默站在胡老先生身后的,便是这张照片的主人彭先生。

那年,彭先生52岁,是嘉定县外事办的接待人员。当时胡厥文经常回嘉定,看看家乡的发展变化,几乎每2年就回来一次。他每次回来都要先到嘉定别墅休息一下,然后再出去走走看看。不过当时嘉定别墅还叫嘉定小招待所。

拍下这张照片时,彭先生已经是第三次接待胡厥文了。那天,他们在小招待所稍稍歇息后,就来到了秋霞圃丛桂轩。丛桂轩四面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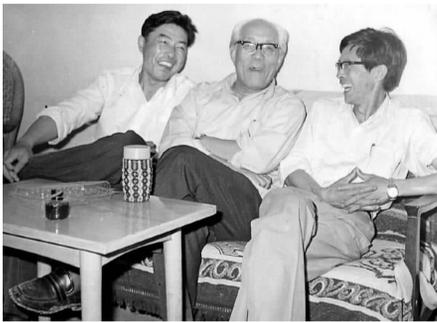
窗,且可以看见四季不同的景色,清风拂来,不亦乐乎。彭先生看看胡厥文心情不错,就试探着问道:“厥老,想请你留点墨宝,行不行啊?”没想到胡厥文十分爽快,一口答应道:“好啊!写什么?”“你下榻的嘉定小招待所想改个名字,叫嘉定别墅,您给写个招牌吧。”胡厥文哈哈一笑:“为什么要改别墅啊?招待所蛮好的呀。”彭先生说:“叫别墅听起来雅致一些,而且这个地方也挺干净的。”胡厥文想一想,小招待所里面树木葱茏,布置得也比较雅致,是有点别墅的味道,便欣然答应:“好,我来写!”随后,便泼墨挥毫,“嘉定别墅”4个字一气呵成,写得相当漂亮。写完后,他还不忘追问一句:“还有什么要写吗?”彭先生连忙说:“谢谢,谢谢,可以了。”后来,当时的陪同人员中,有人摄下了这一珍贵瞬间,后送给了彭先生,彭先生一直珍藏至今。 张延

对着照片读舒适

1983年夏,上海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黄梅戏神话艺术片《龙女》,舒适是这部影片的导演。作为编剧之一,我与他初次相见在安徽省合肥市稻香楼宾馆。时逢溽暑,他却满面春风,交谈中,言语亲切,神情和蔼,刹那间,缩短了彼此间距离。我觉得这位皓首长者那么可敬可亲。这次,他是专程来约作者到上海修改剧本,仅逗留10个小时,便动身返沪。为何如此行色匆匆?原来他是上海卢湾区老年篮球队的中坚力量,有一场与少年队的比赛正等着他呢!

几天后,我到了上海,舒适已在车站相迎,并为我们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。当时我在上影文学部,舒适工作地点在厂部,他一面抓摄制组的案头工作,一面抓剧本修改,整天蹬单车来回奔波,短裤汗衫运动帽,精神抖擞,难以相信他年已古稀。他为人随和,没有艺术家架子,进进出出,大伙都叫他“阿舒”,喊得顺口,应得自如,我感到与他并不存隔膜。

《龙女》原是舞台剧,改成电影剧本,我们胸中无底,可舒适心中有数。他领着副导演冯笑和责任编辑谢友纯为剧本电影化,遂当场列出修改提纲。我们改一场,他看一场,白天没空,就利用夜



图中为舒适,图右为作者本人。

晚休息时间看,每到第二天清晨,我就能听到他的中肯意见。舒适知识面较广,且谦虚过人,从不轻易否定或擅自改动词句,总是以商讨的口吻来启发作者,记得在“雨后空情”那场戏中,书生姜文玉听罢龙女倾诉爱慕之情后,有句唱词:“公主美意我心领。”舒适觉得“心领”二字,不能充分表达受宠若惊之情,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婉言谢绝之意。怎么改?我们一时想不出准确的词句,他胸有

成竹地说:“改成‘愧领’可不可以?”“愧”比“心”更为贴切,我们自愧弗如。

舒适性格开朗,豁达大度,工作空隙时,与我谈笑风生。他的普通话讲得标准,上海话也说得流利,与北方人、南方人均有共同语言。十年动乱中,他挨过批斗,当过帮厨,受过罪,吃过苦,他回忆起来也有滋有味:“嗨!那真是吃得下,睡得香,清闲极了!”

9月中旬,修改本基本完稿,人物造型、服装设计业已完成,他马不停蹄地带摄制组奔赴福建沿海选择外景拍摄点,其时,排戏、投拍、总格调、分镜头已在导演的运筹之中……影片于翌年春拍摄完毕,剪辑后,经有关部门审定,列为庆祝国庆35周年献礼片。《龙女》公映前,舒适不辞劳苦,千里迢迢携样片来到我工作所在地——泗县试映,小城轰动,万人空巷,争睹艺术家风采。舒适和我又见面了,拍下这张照片留念。相见时难别亦难,分手时,我请舒适带问其夫人——凤凰安好,并赠他自撰的对联:舒适不求人间舒适,凤凰但作火中凤凰。

如今,我一看到这张照片,心中就涌起莫名的激动,它给我带来无穷精神抚慰,激励着我一步步地向前迈进…… 许成章